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鏡花緣
第六十三回 論科場眾女談果報 誤考試□美具公呈

話說林書香、陽墨香聽得舜英之言，姑嫂至親，分外關心，不覺驚疑不止。書香道：「秀英妹妹：這是怎講！好容易吃了辛苦，巴到此地，卻將文書平白給人！請問妹妹好端端為何不要赴試？」秀英道：「妹子一因近日多病，不能辛苦；二者，自知學業淺薄，將來部試，斷難有望。與其徒自現醜，終歸無用，莫若借此養病，亦可成全此人。況他學問甚優，必能高中，若不赴試，未免可惜。因此將文書命奶公暗地送去，囑他只管頂名應試，將來得中，再作更名之計，稍遲片刻，奶公就回來了。姊姊切莫替我可惜，倘有可望，妹子又豈肯將現成功名反去給人。」墨香聽了，惟有搔首，只說「怎好」。只見奶公進來向秀英道：「那邊繙小姐命老奴多多致謝：這封公文雖承小姐美意，但自己命運業已如此，即使勉強進場，也是無用；此文斷不敢領，仍命交還小姐，教小姐千萬保重，但可支撐，自應仍去應試為是。繙小姐明日就要回籍，也不過來面謝，惟有靜聽二位小姐捷音便了，老奴又再再請他存下，他執意不肯，老奴只得帶回。」將文書交給丫鬟，外面去了。閩臣道：「秀英姊姊如此仗義，捨己從人，真是世間少有！並且惟恐他人無故那肯就受，卻以近日多病不能應試為詞，如此設想，曲盡人情，即此一端，已可想見平素為人。此女固辭不受，亦是正理。據妹子看來：此事固由匆迫所誤，但如此大事，中途忽有此變，安知不是素日行止有虧，鬼神撥弄，以致如此？若行止無虧，榜上注定該有此人，莫講赴試文書，即使考卷遺失，亦有何妨。妹子聞得古人言：『科場一道，既重文才，又要福命。至德行陰鷲，尤關緊要；若陰鷲有虧，縱讓文命雙全，亦屬無用。』以此而論，可見陰鷲德行，竟是下場的先鋒；即如出兵，先鋒得利，那主帥先有倚傍。自然馬到成功了。」舜英道：「這位姊姊一路行來，卻處處勸人向善；所行之事，也有許多好處。即如路上每逢打尖住宿，那店小二聞是上等過客，必殺雞宰鴨，諄諄饋送，無論早晚，處處皆同，這位姊姊因無故殺生，頗覺不安，到處命人勸阻。從無一處不送；看其光景，竟是向來牢不可破之例，相沿已久，莫可如何。後來他因若輩送雞送鴨，無非希圖正價之外，稍沾餘潤，何不即迎其意，先付餘潤，免其雞鴨，豈不大妙。因命僕人：『後凡看店，即將雞鴨餘潤之資，約計若干，預先討給，倘再饋送，即將原資討回。』小二得此，不獨一一遵命，並且一呼即應，分外慇懃，自此饋送雞鴨之風，才能漸息。那些同路的看見這樣，莫不如此。所以一路上活了無數生靈。其餘善事，不一而足。姊姊若謂陰鷲德行為進場先鋒，為何此人這般行為，反不能應試呢？」閩臣道：「此人若果處處行善，一無虧缺，上天自能護佑善人，不但必能應試，定主高發，自有意外機緣，或者將來仍有女試大典，此人應在下科方中，亦未可知：總須日後方見明白。」

舜英道：「凡試官看文，全憑考卷以定優劣。適姊姊說：『即使考卷遺失，亦有何妨。』難道卷子遺失還能入選麼？」閩臣道：「妹子此話，並非無因。當年有弟兄二人進場，其父曾夢神人云：『爾長子本無科名之分，因某年某處猝被火災，他拾得金珠一包，其物是一婦人為他丈夫設措贖罪之資，因被回祿擁擠遺失，虧爾長子細心密訪，物歸原主，其夫脫罪，夫婦始得團圓；因此今科得與爾次子同榜。』其父甚喜，即告二子。及至放榜，報弟得中；弟忽伏地慟哭，幾不欲生。其父問其所以。弟云：『父親夢兆，本係弟兄皆中；今我誤害哥哥，以致不中，我雖獨中，亦有何顏！』忽又報兄中第一。其弟仍哭道：『此係報錯，安有卷子遺失而能得中之理！』其父見其語言離奇，再三追問，料難隱瞞，只得細述根由。諸位姊姊！你道是何根由？原來當日弟兄進場，頭場、二場已過，至第三場，忽然場中相遇。是時其兄患病甚重，勉強敷衍完卷，正要交卷出場，又復腹痛，極其狼狽，因將卷子交付其弟，囑他完卷一同投遞，即奔東廁。弟恐兄卷被汙，藏入懷中；忙將已卷騰清，交畢回寓。及至臨睡解帶，始知兄卷仍舊在懷，其時已交三鼓，知難挽回，悔恨無及，只得將卷收藏，以為日後請罪地步。今忽報中第一，所以他說『報錯』。及至親去看榜，弟兄實係雙雙高中，旋即回寓，再覓其兄第三場之卷，依舊在此。父子三人莫不稱奇。到了次日，細細打聽，才知有個緣故。諸位姊姊！請猜一猜，其中究係何故？」

秦小春正聽的入彀出神，忽見閩臣又教眾人請猜，不覺發急道：「好姊姊！你快說罷！何必又教人猜！這段書委實好聽，快快接下去，明日妹子好好畫把春扇奉送。」閩臣道：「賢妹莫騙我說了，卻把扇子不送。」小春道：「妹子賭個誓：如要騙你，教我日後遇見一隻狗把腳咬出血來！」眾人聽了，猛然一想，不覺好笑。紫綃道：「這個『血』字只怕從那『赤』字化出來的。」婉如聽了，鼻中不覺哼了一聲。閩臣接著道：「到了次日，父子三人細去打聽，原來謄錄房失火，把第三場卷子盡都燒了，只好啟奏，且自放榜，所有第三場卷子，隨後再補，誰知此人恰恰碰了這個機會，因此得中，豈非考卷遺失也都不妨麼？這位姊姊不知是何名姓，我們把他記了，或者天緣湊巧，他家竟把文書巧巧差人送來，竟能趕上考期，也來可定。」

秀英道：「此女姓繙，名喚瑤釵，祖籍劍南，現年□六歲。」若花道：「既如此，妹子包管教他進場，倘有差錯，都在妹子一力承當。」眾人聽了，都覺不解。蘭音笑道：「我知姊姊尊意了：大約姊姊意欲仍做女兒國王，不願赴試，所以要把文書給了此女，教他冒名頂替，你便脫身回去。妹子猜的可是？」若花笑道：「阿妹如果不棄，肯做女兒國的宰相，愚姊便做國王，這有何妨！」蘭音笑道：「姊姊如果做了國王，妹子少不得要去做個宰相。」眾小姐聽了，更都不解，齊向蘭音細細盤問。

若花趁大家談論，將閩臣拉在一旁道：「阿妹可記得去年繙氏伯母要去赴考，我們商量要在縣裡捏報報名？彼時因繙氏伯母務要本姓，適值手內拿著一枝瑤釵，就以『瑤釵』為名，那時恐嶺南籍貫過多，把他填了劍南。誰知剛才秀英阿姊所說之人，恰與這個名姓、鄉貫相對，年歲又一樣。去歲所起赴試文書，恰好愚姊無意中卻又帶來。何不成全此人，豈不是件好事？」閩臣喜道：「如此現成美舉，真是不費之惠，若非姊姊提起，妹子那裡記得。此時對著眾人莫將繙氏伯母這話露出，恐亭亭姊姊臉上不好看，只說前在家鄉，無意拾得這個文書，送給此女便了。」當時若花把文書取來，對秀英說知。秀英道：「天下那有這等巧事！真令人不解！」亭亭心中早已明白，因說道：「我們隊裡現在並無這個名姓；而且又有印信為憑，可見不是捏造來的，姊姊不必猶疑，速速命人送去，包管此人歡喜。」秀英只得命奶公送去，並將路上拾取之話說了。不多時，繙瑤釵過來拜見眾人，並向秀英再三道謝，追問當日拾取之由。若花用些言詞遮掩過去，又道：「阿姊只管投遞，如有差錯，我們眾人自當一力承當。天下豈有將人功名視為兒戲之理！難道自己不想上進麼？」瑤釵聽了，這才拜謝而去。

不幾日，到了三月初三部試之期，閩臣同了諸位小姐並天下眾淑女齊到禮部案前聽點入考，密密層層，好不熱鬧。到晚散場，各自回寓。過了幾日，禮部尚書卞濱、侍郎孟謨與同考官蔣進等，把各卷等第俱已看定，選了放榜吉期。正要修本具奏，忽然接了一個公呈，係江南、淮南、河北、河東等處有□個女童，為首的叫史幽探，其次哀萃芳、紀沉魚、言錦心、謝文錦、師蘭言、陳淑媛、白麗娟、國瑞微、周慶覃，或因患病未赴郡考。或緣事故已過部試之期，今情急來京，特具公呈：「無論當日有無郡考，情願一日之內面請四題，一補郡考，一補部試，如一日之內不能完卷，或文理乖謬，情願治罪」云云。卞濱、孟謨接了此呈，不能定奪，只得據情入奏。旋奉諭旨道：「既據該女童等情願一日之內連補二試，姑如所請，特賜四題，即於明日黎明，著該部會同同考官面試優劣如何，據實速奏。」禮部隨即傳諭。到了第二日清晨，□個女童早已伺候；禮部將題目宣示，到晚交卷散出。次日，卞濱將各卷定了甲乙，即同孟謨修本具奏道：「所有補考□卷，以文理而論，與前所取各卷互有高下；但此卷未經謄錄，似未便與前卷分別等第。今將各卷恭呈御覽，請旨定奪。」武后親自看了一遍，果然都好，因傳旨道：「前日禮部所取各卷，例應復試後方准殿試，今既續補□卷，著將前榜暫停張掛，統俟復試後即以復試之榜作為正榜。至史幽探、哀萃芳……□名，或未趕赴郡考，或逾部試之期，自應停其殿試；第閱該部所呈各卷，文理尚優，況史幽探、哀萃芳二名，朕於《璇璣新圖》久知其人，皆屬能文之女，自應准其一體入試。前榜既經停止，其四等花再芳等亦著加恩一並入試。該部一面傳諭，即一面速選試期，請旨，以免稽延。」卞濱、孟謨接奉此旨，當即出示曉諭，一面選了試期。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